

小雪节至,天空果然飘起了雪花。世界如此安静,仿佛能听见雪落在院中腊梅花蕾上的声音,恰似母亲轻吻熟睡婴儿脸颊一样温柔。

看到雪,忽然唤醒我童年的一些记忆。

印象中,小时候没有堆雪人,打雪仗的画面也少得可怜。那时脚上穿的是母亲做的千层底棉鞋。鞋底是母亲用旧衣服打成裕褙,裁成鞋样,一针一线纳成的。这种棉鞋最怕雨雪天气,走一段路就会湿透,要不了多久鞋子就冻得硬邦邦,脚趾头经常冷得失知觉。一遇到下雪天,不用家长责骂,孩子们也很少会长时间待在雪地里。那种冰冷潮湿的感觉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

那时遇见下雪,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捕鸟。在雪地中间扫出一小块空地,撒上一小把麦子或玉米,用一截木棍将一个竹筛子撑起来,找来一根长绳子,一头系在木棍上,中间用雪盖着,另一头抓在手里,远远躲在墙后或屋里,只探出头观察那一小块空地里的动静。等鸟雀飞到筛下吃东西时,迅速一拉绳子,随着木棍倒掉,鸟雀就被扣在筛子下面。这种方法鲁迅在《故乡》和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都写到过,和我们小时候捕鸟的方式简直一模一样。堂弟是用这种方法捕鸟的老把式,他教了我好多次,我就是不得要领。记忆中我大概没捕到过几只鸟。我们得到的大多是麻雀,不像闰土他们,可以捕到稻鸡、角鸡、鹌鹑、蓝背等很多种鸟雀。偶尔我们也会抓到几只斑鸠,可能就是鲁迅说的鹌鹑,我们叫它斑斑鸟,和鸽子长得很像,叫声也差不多。那时候食物匮乏,捕到鸟雀,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吃掉。麻雀会用来喂猫,如果是斑鸠就舍不得,会找个笼子养起来。不过这种鸟性子烈,要么绝食,要么不停用身子撞击笼子,最后基本都死掉了。

要说童年关于雪印象最深刻的事,莫过于大人们要想方设法引导我说出“雪”这个字来。

那时农村大人总喜欢拿孩子寻开

心,这大概是为了给苦涩生活增添一点不一样的佐料吧。特别是给孩子们乱点鸳鸯谱这种玩笑,能让村民们乐上很长时间。我刚两岁,他们就把村里一个小姑娘强行“指定”给我,说她是我媳妇。当时太小,对这种事不懂,不知为什么只要说起这个事,村里的大人们就笑成一团。如果父母正好在跟前,他俩也笑着不说话。时间久了,我大概理解了其中意思,就对这个玩笑非常反感。如果是长辈们说起,我会红着脸快步跑开,换做同辈,就冲上去和他们扭打在一起。现在想来,也许正因为我反应如此激烈,才使得这个没有恶意的游戏延续了很长时间。

等我三四岁时,这个游戏关键环节成了如何诱导我说出“雪”这个字。原因是那个小姑娘名字里有个“雪”字,如果谁能让我不小心说出这个字,他就像获胜一样,得意很长时间,完全不顾游戏双方年龄上的巨大差距和因此带给我的郁闷。

时间长了,我几乎形成条件反射,只要提到“雪”字,就下意识闭嘴不言。

有一年冬天,姑姑回娘家,一大家子人坐在热炕上聊天。姑姑和母亲边纳鞋底边拉家常,这时天上飘起了雪花。姑姑见状,故意问我天上下的是什么。对姑姑的提问,我不能假装没

## 往事随雪花落下

□文/张永春

听见,想了想就认真回答说“下的是白”。姑姑听后哈哈大笑。长大后,姑姑还经常提起这事,说我当时才那么小一点,却是一本正经的样子,无论谁怎么哄就是不说“雪”这个字。

后来读的书多了,我才知道,要指代雪,可以是“空中撒盐”,也可是“柳絮因风起”,抑或“揉碎的白云”,甚或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而自己当时只知道“天上下白”,因此惭愧了很久。直到后来读到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,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,心中才稍稍得到一些宽慰。

此时雪越下越大,我将思绪从记忆中拉回。只见梅树旁空荡荡的荷缸边沿,慢慢被雪画出一个浅浅的白圆圈,像日出时分太阳周围的环晕,泛着柔和朦胧的微光,给严寒冬日平添了几许浪漫。

前段时间清理荷缸,我特意剪下一些莲蓬和荷叶,自然风干后,插在花瓶里。我发现秋日就藏在它们黄褐色的褶皱里,剪下它们,可以暂留时间。

此时,它们正与和我一起站在窗外,仰望天空,看苍穹正把雪花一把一把撒

下。转过头,只见莲蓬干瘪,荷叶清瘦,似满脸沧桑的老人,正与我对视。雪落在它们身上,发出轻微的沙沙声,它们精神矍铄,笑靥如花,像是刚同我一起回到童年的记忆中的似的。

它们的笑意带着温暖,让我想起暮春时,荷叶尖尖,荷苞粉嫩,初生婴儿般怯怯打量世界的样子;想起盛夏时,朵朵红莲热烈盛开,片片荷叶青翠鲜润,如青年活力四射,尽情释放青春的样子;想起深秋时,它们如人到中年,经历风霜后逐渐含蓄内敛的样子。

一荣,一枯,一岁,一生。

时间终归留不住,但生命永恒。

不信,你看那梅花的蓓蕾正吮吸雪水,积蓄绽放的力量。梅树下那堆新鲜的泥土,有藕秧正藏在里面熟睡,那是它过冬的特殊储存方式。等到来年春天,旁边那口空着的水缸,又将涌现出一群蓬勃的新生命。

雪落下时,我们会想起往事。

雪落下的地方,会有希望慢慢萌发。



## 初冬一杯茶

□文/李慧

已然初冬。初生的晨光缓缓地照在茶桌上,铺散开些许金色温暖的光,犹如慈母目光注视。

照例以一泡茶开启一个凡常的清晨。默默烧水、洗杯,尽管这样的步骤已在过去二十年里重复成了肌肉记忆,可泡茶的心绪,却仍如二十年前一样,平和却不失敬畏。

挑一套喜欢的盖碗,恰似古时皇帝选妃,宠幸哪一个,全在乎心情。茶架上,一排排紫砂、瓷器,无关于名贵,仅在于喜欢。这些名目繁多的材质背后,是千年积淀的文化讲究,延续着古人的日常审美眼光。开门七件事里,茶在最末,是日常生活满足之后的审美享受,更是柴米油盐里的诗意寄托。千百年来的历史流转与变迁,自是积累得花样繁复,于是格外叫人赏心悦目。

选茶,亦如选友,要和年岁,和时机,和季节,更重要的是和脾气口味。之前血气方刚,总会选择肉桂之类的岩茶,独爱那份浓烈与独特的烘焙感。一盏岩茶入口,整个人便有了侠士之风。尽管现在也依旧钟情岩茶,对它的痴迷不改分毫,却不再轻易启泡。深知这份孤勇的侠士之情,是寻常岁月中不可多得的珍贵瞬间,只可偶尔品味。之后便深深迷恋熟普。熟普的温和醇厚,有岁月经年的味道,在默默发酵去粗的时间沉淀中,自带一份由心与底气,暗合了人到中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,也有着洞察世事的自知。对熟普的痴迷,与曾经迷恋铁观音一样,贯穿在吃茶岁月的始终,一如文章中从始至终悄然布下的伏笔,贯穿始终。如今,我依然在步入中年的路上孤独前行,却更喜白茶。那一小

方紧压的条索,带着白茶自身的清淡甘甜,散发出治愈人心的药香,茶香里透着安稳沉静,叫人格外沉迷。

砂铫跳盖,是水已开。这是我喜欢声音。竹炉汤沸火初红,蒸汽轻薄乳白,却颇有力道,顶得薄薄的壶盖轻轻跳动,发出与壶体轻微撞击的声音,清脆灵动,带着唤醒的意思,让人的心也跟着欢欣跃动起来。

温杯、洗茶、冲泡,在微微几秒的静置中等待第一泡茶出汤。白茶茶饼历经了时间的沉着发酵,在棉纸里静静的自我修为,陈化掉茶叶本身的湿气与火气,让岁月一起加入到这一泡茶的成熟丰润之中,这茶便拥有了时间所赋予的安静力量。这看似不着痕迹的静置,犹如叫醒贪睡的孩童,有着唤醒叶片间茶气的作用,让茶有了揉眼、踢腿的余地,才会有一口从容的好喝茶汤。这样散发着浓郁茶气的茶,在我心里,一如那些历经了岁月却不失纯粹、真实和初心的人,老而弥坚,老而益美。时间的滋养,将岁月的风霜雨雪陈化成内心的坚守,不因世事更改而随波逐流,从而化成全新独特的自己。这样的人,或者这样的茶,都让人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敬畏与钦佩。或许这也是对待一泡茶总是心怀敬畏的缘故吧。

今日白茶,试了圈泡法,沿着杯壁一圈圈徐徐注水,不去惊动已然睡醒正在舒展身形与精神的叶片,让它

们在安静温柔的力量下,缓缓释放出深藏于岁月深处的甘甜柔美与药香气。空气中渐渐有了白茶的香气,让人神清气爽。新泡法让这饼福鼎白茶,在五六泡之后依然香气浓郁,茶汤黄亮且滋味不失,从头至尾,散发出白茶那份独有的气息。

焚一支檀香,沉稳的气息带来安静踏实,让这个初冬的早晨格外舒展怡然。

时常想,岂止人生无常,人的喜好其实也是容易变化的。在无常的变化里,喜爱喝茶的习惯却从来没有变过。除去茶的品类不同所带来的吸引,品饮的过程恐怕是吸引人的主因。洗杯、温杯、洗茶、出汤,藉由一泡茶的时间,或思绪纵横,或完全放空,在细微而缓慢的体味里临时脱离世事,其实是一种自我治愈。即便是同一泡茶,用不同的壶或者盖碗泡出来口味也不同。这种不同总是叫人生出隐隐的期待。更不用说,那些与之匹配的茶器、茶席、盖置、花器,甚或是香料,更叫人在繁华中生出细腻的喜爱与专注来。原来泡茶这样看似简单的事,正因为有了变化,才会如此有趣而吸引人。

孔子曾有“居处恭,执事敬”之说,是指君子的修为。在我理解,这也是对待一泡茶应有的态度。待茶如此,待人也该如此。

2024年11月10日